

博物館與文化 第 11 期 頁 211~215 (2016 年 6 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11 : 211~215 (June, 2016)

書評 Book Review

戳刺、拆解與面對：
試評《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

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陳佳利著）

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9 月（初版）。

ISBN：978-986-350-096-4（平裝）

林頌恩¹

Sung-En Lin / Siōng-un Lâm

早些年若要直接以華文得知英國博物館界社會平權的思想與實踐，最便捷流通的管道便是透過陳佳利教授與友人於《博物館學季刊》翻譯引介的文章，不然就是得等到相關主題研討會舉辦時，才有機會在現場略探一二。如今這本《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集結陳教授過往發表的多篇文章改寫成書，更清晰連貫地標舉，博物館作為積極促進彰顯人權意識的場域，有其從事社會改革的戰鬥意義與位置。而這正是臺灣博物館界雖有意識但長期以來趨向保守因而還沒有那麼在意的課題。

對廣大的華文讀者來說，能夠一下子來到英國，見識以其有限資源、無限創意發展出與社區各種團體互動的開放博物館；一下子又回到臺灣，感受

¹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
Assistant Researcher, Division of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Email: snaiyan@nmp.gov.tw
(投稿日期：2016 年 3 月 4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6 年 4 月 26 日)

精神障礙者就在博物館人身邊，從其觀展經驗道出展覽作為文化休閒娛樂的迫切渴求，交相衝激的是，博物館無分國度遠近，共同出發點都是以人為本，一個可以反求諸己腳踏實地去成就美事的志業場域。

本書先從文化政策背景的形成理路切入，企圖對照英國、臺灣就新博物館學思想所受影響的發展，營造出兩路交互思考的參考，不只具體而微介紹英國自工黨上任以來推行社會平權政策與各館跟進實施的案例，也進一步探求臺灣從政府提出的文化公民權政策，再到館所實施友善平權生成的脈絡與概況。

接著就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參與權方面，同樣從法規面到實踐面陳明兩國概況，再從英國博物館無障礙個案研究，以及作者實際從臺灣思覺失調症患者參觀博物館的經驗與需求，對博物館提出具體建議。

最後以展示邊緣的聲音為討論議題，深入解析展覽如何以去汙名方式，再現需要受到正視的團體族群如精神障礙者、漢生病人、非洲裔團體，並闡析、批判其呈現尚不足夠之處。因此，閱讀本書時，不妨以多種角色换位思考或同時考量，無論是博物館學研究者、從業人員與相關政策執行者或參觀展覽愛好者，都可將本書作為案頭參考，以此三種視角觀之，相信可以得到不同激盪及收獲。

對博物館學研究者而言，社會平權（Social Inclusion）此一概念原本還不是臺灣博物館界的顯學，但隨著政策走向的確認與實施，社會平權的概念與政策刻正牽動臺灣博物館的新發展。從各館過去各成單點狀態的嘗試，到如今政策由上而下、再到各館如何由下而上呼應政策、如何符應其成館宗旨設計出各種具反思性及參與感的展覽及活動，會豐富博物館界整體的底蘊。這方面自然需要更多展示回饋與探討的研究，形成百花齊放的視野。因此從作者所持批判與檢視的觀點，特別是結論提出的合作精神與原則，都是極佳的參照評量借鏡。

對於博物館從業人員與相關政策執行者而言，如何竭盡所能增強自身意識與能力，提出對應擴大民眾的文化參與權、社群增能、多元參與、促進多樣性理解的發展方針，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除了業務承辦人員以外，特別是單位領導者與各級主管，若能仿效書中所舉案例組成讀書會，調整自身思維並反思各館作為，將可從友善平權觀點獲得許多規劃想法，再次感受博物館魂上身的熱血與使命感。書中一再提及，當館員願意從自我改變開始、翻轉舊有觀念、改造機構文化、嘗試跨領域專業合作，才是面對挑戰、打下基礎的最佳方法。而各篇對展覽製作的原則與批判，也提醒第一線實踐者除了開始注意以往未曾注意的差異之外，還得對更多差異中的細節差異有所醒覺才行。因為秉持「只有更好，沒有最好」的信念，才能成為反省與再創造的驅動力。

而對參觀展覽及博物館活動愛好者來說，更可看出公民力量的發聲及參與博物館展覽前置作業提供的諮詢，可以形成博物館進步的源頭與改變的力量。就算館員再如何不熟悉各種少數群體、身心障礙者團體的細節與差異，只要願意從合作中給予關注及壓力，就有可能影響辦理單位就展覽生成更切合民眾需要的新可能。例如第一章提及，布里斯托博物館經由諮詢當地非洲裔社群，得知其不滿市政府未重視該城於販奴史的歷史角色，而後衍生出相關手冊與展覽。因此，為數大眾的非博物館工作者在與博物館互動時，絕對不是只能被動接受館方端出來的菜色，不管是出自於不滿或是鼓勵的動力，都有驅策博物館改變的動能。

作者提出幾個貫穿全書的關鍵概念，無論是作為解讀或是實踐的原則，都非常值得心懷於胸。

一為化被動為主動的主體導向。在過去，民眾只能被動接受博物館做出來的展覽及教育活動，相對的，博物館對於民眾的參與也多半是被動的，因為民眾對於博物館的需求而言，永遠是以量化追求入場人數的業績亮點，缺少質性上實質介入、整合為展覽生成的公民參與權力量。然而社會平權的概念興起後，博物館自然產生必得借助民間各領域專業的需求或是社群團體的

諮詢，民眾也具有參與博物館展覽及活動生成的路徑、具有發聲與詮釋權來經由博物館平台對外表達，雙方將可互為主體並互相主動靠近對方，如是趨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

二為以常態融入，取代點狀嘗試的長程規劃。作者觀察臺灣博物館界的實踐成果，指出各館偶爾為之的點狀嘗試固然是好的開始，但仍舊期盼更全面、更長久的做法，才不致辜負博物館負有翻轉、建構、形塑不帶偏見歧視論述的去汙名責任。確實是如此，設若各館能發展出自己的政策，例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將友善平權帶入館方各種施為的全盤檢視及參照標準，將之拓展成為全面且常態的實施依據，那麼各館才能有資格說，是的，我們已經朝向自我要求的現在與未來在前進。

三為差異與細節之內，仍需要覺知、反思更多的差異與細節。從作者對各案例研究的分析，來看再現所謂邊緣團體於博物館的參與時，共同指向一件事情便是，博物館人於推動不同群體之參與，不能以扁平的差異均一化態度與認知，來看待與對方的共事（例如同為身心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的多樣化所形成對於使用博物館的需求，就絕對不同於視障者或聽障者；同樣的，與某一族群某一部落合作的經驗，不表示與同一族群其他部落合作時就能完全套用）。可能在某次展覽就算已經做到其中一項開展新局的練習，但事實上仍需要更敏感面對未能善加處理的部分。因此，每一次嘗試都必須一再謙卑與調整，以導引館方增進、累計自身面對各種細微差異的多面向經驗。

戳刺，是這本著作予人的第一個知覺反應。戳刺，這個動作在感覺上似乎改變不了甚麼，但卻能引起對事物已感麻木或未察覺者先產生最快速的痛感，先從閱讀中驚覺，開始去思考自身的觀念不足以及曾有誤解之處。接著可以感受作者企圖拆解博物館原有因應事物模式的結構，提出博物館可以在賦權予社群增能及相對受益的互動中，從博物館參與排除歧視的作為來刺激社會形成氛圍而有所助益，這就是博物館要面對的更新與挑戰。只有當博物館開始去面對，才能從自身可以發揮的場域，去創造讓民眾、社會與國家共同來面對與探討的場域。

在博物館界工作與研究，總有許多檯面上不能說、但檯面下大家都知道的秘密與禁忌。有些事情跟做法，甚至連說都不能說，碰到了只能摸摸鼻子繞道而行。往往許多最該從國家機器結構進行自我檢討的部分，在展場上還是避而不談，於是片面歌頌原住民文化與大自然的山林之美，卻不去全面檢討土地不正義與殖民政權帶來原住民失去土地的問題，同樣是以「只有番地，而無番人」的視角忽視了原住民族的發聲詮釋。

但是作者以兩個奴隸販運展個案為例指出，特別是對於作為國家機構而配合政策作為的公立博物館來說，博物館不能只是向觀眾提出反省自身經驗的邀請，卻迴避不去討論當代社會其後裔所面臨的不利處境、歧視問題，還有反省國家責任的問題，以及反思更廣大的種族與人權議題。反過來對應臺灣各式少數群體在博物館的參與，我們也經常處於這類傾向慶祝多元的包裝真善美，而不去勇於撕開包裝下的事實來陳明歷史脈絡，促進更深刻的思考與面對。誠然這仍舊帶有動輒引出狀況與問題的困難，但若開始練習夾帶或偷渡，來到正面迎擊的地步，讓民眾的生活對此有感而有所聯繫，博物館的角色才真正有可能如作者一再表明與期待那般，「成為社會的倡議者」。

時值臺灣第三次政黨輪替，「文化平權」的指向不管是出現在上一任執政黨「落實文化平權，促進博物館永續發展」的政策溝通電子文宣，或出現在下一任新政府早在大選之前提出的文化政策，都已然鑲嵌在其中。對各館人員來說，這本著作提出的觀念，剛好可以幫助我們更快跨進這個領域所要襲捲的意識來打造與著力。

儘管如書中所提，英國自保守黨 2010 年執政後削減相關預算，使得博物館界實踐文化平權政策走過 10 年的理想大打折扣。而對於面臨國家財務愈形困窘的臺灣來說，未來面臨理想概念與政策轉彎的拉鋸戰以及預算能否持續支持下去的變數，也將是未知數。然而無論如何，在文化平權概念只有大原則而沒有標準方法或流程的限制下，這正是博物館界開放創意去實踐與調整的新天地。

